

Angle

Mother, 妳為校苦力

呂明蓁
本刊總編輯

不知道老師們有沒有注意到？

您的 LINE 家長聯絡群組上是爸爸居多？還是媽媽居多？
他們的 LINE 暱稱是 OO(學生名字) 媽媽 / 爸爸，還是他們自己的名字？
還有，
您記得多少位群組上的家長姓名？
您學校裡的校園志工是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學校家長會成員是男生多？女生多？
學校老師對校園志工的稱呼是不是很習慣用「志工媽媽」？
.....

多年前，我因為要看學生實習，跟鄰近學校有很多互動，常常會聽到處室主任廣播：「志工媽媽請到 XX 處集合」。我就會隨口問主任，學校裡的志工都是媽媽嗎？有些主任就會直接說，「對阿！」，或是跟我說，「還有阿公、阿媽，兒子孫子都畢業了，他們還是留在學校做志工。」我記得，我問過，「有爸爸會自願來當志工嗎？」主任搜索了一下記憶，回答，「一開始好像有一位，但後來就沒來了。」主任開玩笑的說，可能是覺得有壓力吧？！

如果對性別平等議題有敏感度的老師讀到這裡，應該就會察覺我們想說什麼了吧？

對，就是家庭性別分工延伸到學校的義工服務！

母職與家務分工的刻板印象

最近剛開學，臉書河道 (FB 動態消息) 上看見有朋友分享幾個插圖，是關於媽媽開學前後的變化。

其中一個插圖以「恐怖の校園傳說『小鬼附身』」為題名，繪製了三個身分的「女性」開學前後面相的比較圖，分別是：「老師」、「媽咪」與「有小孩の老師」。開學前「老師」

Angle

是美麗的，開學後是蓬頭垢面慘不忍睹；對比「媽咪」，剛好相反。「媽咪」開學前是疲憊的，開學後鬆口氣，搖身一變成光鮮亮麗的臉孔。至於有小孩的老師，則不論開學前後都是一副「恐怖」的樣子。

另一張插圖則是把畫面切分成上下兩部分，上頭站著三位 28-40 歲之間的「媽媽」，頂著俏麗的頭髮，一串字幕破題：「她們，為什麼看起來這麼美麗又快樂？」下圖，那三位媽媽笑得合不攏嘴，喊著：「因為孩子們開學了！」

有趣的是，第一張插圖以「老師」與「母職」做等同的譬喻，剛好跟社會對老師的刻板印象不謀而合。兩張插圖，不同作者，不約而同的突顯母職的勞碌；強調只有在鬆開孩子的責任時，才能優雅美麗。然而，在一般家庭中的男性，在「開學」系列的玩笑中卻巧妙地隱身。版上朋友紛紛按讚分享，或按了笑臉，稱許作者的幽默。但我的心情卻是五味雜陳。性別平等口號呼了這麼久，在家庭中、學校中



圖 / 插畫家「超感動」提供¹



圖 / 蛙的靠北小宇宙 提供²

1 感謝插畫家「超感動」(超媽)授權本刊使用。相關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toucheds/photos/a.257293834407915/1039731782830779/?type=3>
 2 感謝「蛙的靠北小宇宙」授權本刊使用。相關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78516283630003&set=pb.100044149010469.-2207520000>

還是刻板的分工。這讓我想起了，存在電腦裡的，常用來做這社會性別還是不平等例證的輔助插圖。那張插圖是一群男女在操場的起跑線上，在他們前方的跑道，男生的暢行無阻，女生的，卻是一個個的家務阻礙。

做性別，從觀察家務分工開始

作為國中小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群的成員，我觀察到家務分工這個主題在國小教師的教案或是課程教學設計中歷久不衰。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20 年來，我們從小提醒孩子家務分工背後的性別因素，試圖破除「男主外、女主內」的迷思，期待男性共同擔起親職與家務，讓每一位女性都有與男性平等的機會追求志業，而非僅能被家庭綑綁。然而，這些插圖仍諷刺的提醒我們，將女性框限於家務與照顧工作的社會氛圍仍在，它仍隱隱作用於日常生活中。

關於夫妻間的家務分工，美國社會學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指出，儘管養育孩兒、整理家務的責任，理應由家長雙方共同承擔，但在異性戀雙薪家庭中，常是女性先行放棄職涯追求，返回家中操持家務；而仍決定保有工作的女性回到家，也往往需要進行若干家務勞動，宛如上「第二輪班」。不論前者還是後者，女性的總勞動時數，皆超過擁有工作的丈夫，顯示家務分工不均的事實 (Hochschild & Machung, 2003)。

為學校 lóo-lát (勞力) 的母職工作

母職工作怎麼延伸到學校去的？從經驗和文獻看來，不意外。家長參與校園事務，除了家長會、家長委員這種有「頭銜」的，多以男性參與外，其他，大多脫不了「母親和姐姐」(班親會的前身就是母姐會)。1990 年代女性主義學者檢視教科書不就提供了我們一個現實生活中，學校教育可能造就的性別刻板印象：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勤打掃？爸爸的知識形象和媽媽操持家務的形象，造就了在學校裡的家長分工。(這個部分，請參看本期專題企畫中唐文慧老師的〈志工媽媽「現象」〉一文，總編這裡可以少掉千字的複述。)

媽的力，為校苦力

2005 年 4 月，我到美國參加研討會，回程在芝加哥機場候機逛書店，看到一本由加拿大社會學者 Alison I. Griffith 和 Dorothy Smith(2005) 出版的新書 *Mothering for Schooling*。我高興地捧讀，在長途飛行的時間裡看得不亦樂乎。回到臺灣後，因緣際會參與了唐文慧在南部組織的，一個建制民族誌的讀書會。因為這本書的淺顯易懂，我們納入書單中。同時，我也就開始和出版社籌劃這本書在臺灣翻譯審訂及發行。

這是一本研究居住在不同階級環境、不同家庭的母職與學校交付的任務(功課)實踐的書，對應到臺灣的母職，讀書會的姊妹們都蠻有感。本來，書即將發行時，大家都想直譯書名為「媽的力為校苦力」，但出版社覺得學術著作若用這名稱不妥，最終定名為「母職任務與學校教育的拔河」。私心覺得，母職進入學校的服務，根本就是付出，哪裡有拔河？不過，因應現在主編季刊，套用到校園志工這個主題，把當時的感受寫出來，感覺好多了。

母職任務擴張到學校教育場域

本期專題企劃「媽」的力為校苦力邀請到梁莉芳和唐文慧擔任專題主編。兩位的學術專長的方法論都有 Dorothy Smith 的建制民族誌。在此一主題中，她們設計討論不同身分的母親們怎麼實踐親職。當然，也放入了父親實踐親職的例子給讀者。在日漸重視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政策方向下，家長被以更高、更精密的標準檢視養育孩子的付出，好似每一位家長都必須也能夠理解學校所需要的幫忙和支持，並能隨時投入。然而，勞動環境的僵化，讓許多家長陷於有酬工作與親職教養間的掙扎，資源差異則讓不同社會位置的家長需要花費不同力氣，才能在其中順利的尋得平衡點。這類政策方向不僅無形中加重親職壓力，更延續了性別分工和社會不平等。

當然，近年來「志工家長」進入學校服務，因為入班授課引發的資格及教育價值爭議，本期季刊雖沒有深入討論，但我們以教育部新訂定的〈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為始點，先讓大家知道這項原則，未來或許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校外人士以不同參與形式參與學校教育的經驗。

總之，我們期待藉由這次季刊的專題，能讓讀者看見，不同身分家長為孩子教育所付出的苦力，以及其中因為資源差異或歧視排除而受傷的情感。若能因此激起同理，甚至對話，相信定能逐漸促進鬆動社會結構，緩解目前我們所身陷的不平等情境，而這是再好也不過了。至於，這期間激盪的性別刻板印象，就有待性平教育持續努力拆解。

註：本文所提及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本書的第一作者 Alison I. Griffith 於年前過世，行文以為誌，紀念這位當時的單親母親、為育兒一邊打工、努力爭取獎學金念大學，接著成為研究助理，後來也成為大學教授的女性。

參考文獻

- Hochschild, A. R., & Machung, A. (2003).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 Griffith, A. I., & Smith, D. E. (2005).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New York, NY: Routledge.